子見南子案內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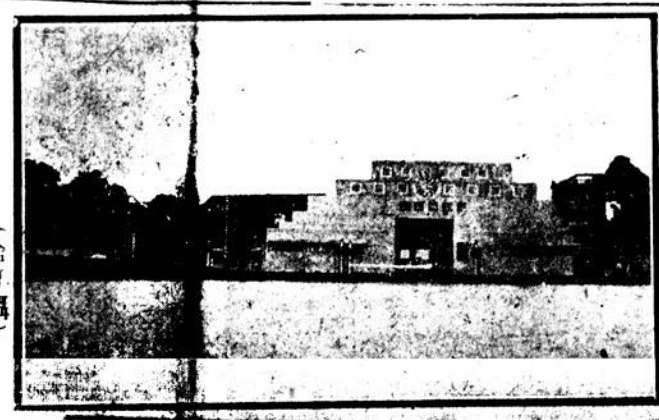
（一別）

□衍聖公府陪要人大嘴 □南皮訟棍篡祖宗爭光

昨接山東第二師範學生會來函，報告子見南子一劇訟案之內幕，雖未免有偏袒之辭，然而亦足以見此案撤結之所在，故錄刊之、

曲阜自有所謂孔氏族人孔傳堉等二十一人，控告二師校長宋遠吾，侮辱「孔子」，經教部派員查辦以後，各報雖有刊載其消息，惟多語焉不詳，蓋是案病根，因二師學生，于六月八日，表演子見南子一劇，當時及事後，皆毫無動靜，迨六月十八日，有中外名人犬養毅及張繼、聯翩來曲，聖公府大排盛宴，名人去後四日，於是忽有宋校長被控之事，此中草蛇灰線，固有迹象可尋也，至于原告廿一人等，並非六十戶者，似尚不足以代表孔氏，蓋亦遠市皮訟棍之流，且又未必盡皆知情，據聞幕後係孔祥瀛、孔繁樸等所主使，此案始因此而擴大，孔祥瀛為曲阜之著名大南皮，孔繁樸是孔教會會長，按孔繁樸實因廣置田產，致遭兄弟烟面死，則其人品可知，而所謂孔教會者，僅彼一人之獨角戲而已，彼欲擴張孔教會勢力，非將二師遷移他處，實無良法，則此次之乘機而起，自屬不可免者，故此案亦可謂二師與孔教會之爭也，至于其拉攏青皮訟棍，不過以示勢衆而已，現曲阜各機關，各民衆團體，均拘不少、建設局、財政局、教育局、農民協會、婦女協會、商會、二師學生會、二師附小學生會等，俱有宣言與文聯合駁擊孔傳堉等，而尤以縣黨部對於封建勢力之囂張，憤激最甚，孔傳堉等亦無大反動力量，故此案不久即可告一段落也、

□西湖博覽會大門之船埠而□



（舍予攝）

王漢倫到常熟來

（狂風自常熟寄）

日前我邑逍遙遊演講廳、開映漢倫公司出品女伶復仇記一片，主演該片之電影明星王漢倫女士，應逍遙遊經理之請，來常義務奏演該片中之蝴蝶戀花曲三天，王於八日晚來常，下榻常熟飯店，隨從僅有男僕一人，並心愛之黑白二貓，次日日間，先至各報館拜客，晚即登台，有公餘俱樂部之沈某，並為發行特刊，三日晚均奏蝴蝶戀花曲，第三日並加唱長生殿曲，而此三日中，票價皆視前加倍，但賣座反發，此亦可見內地對於海上電影明星之狂熱矣，當王奏演時，御紅色時裝，丰韻不改昔在滬上初見時，惟嗓音大壞，低不成聲，座稍後者，幾於無所聞，此次漢倫來常，與各界感情甚洽，各報亦多好評，有縣黨部石某，三三廣告公司同人，及邑中交際界唐君等設宴，並伴遊西山、寶巖、拂水諸名勝，至昨日晨始行反滬，唐君等復送至輪埠，漢倫頗致謝忱，各贈最近照相一幀，以留紀念云、

賽狗場之近狀

（文林）

自公共租界當局嚴行禁賭以後，賭場輒以狗場為藉口，於是賽狗場遂益成衆矢之的，而工部局乃令賽狗場每星期賽狗兩日者，減為一日，場之主事，寄函於外間空氣之惡，自不得不奉命惟謹，且以營業而論，反對者固多，而汎逃不返者亦正不少，故雖減日數，而實際固未因此稍損也，蓋三園中，即以明園言，明園歷史自屬稍久，最初每日賽六次，逐漸增加，自八次十二次，竟至十四次十六次，時間亦逐漸提早加長，乃至日間即行舉賽，蓋一日而有二三日之營業收入矣，申園躍其後，且隱與逸園結合，成縱橫之局，作犄角之勢，閘明園收入最高時，可十六萬有奇，申園亦有十四萬強，而自八月一日起，日間即須開始比賽，則其營業之初不因賽數減少而受影響，亦彰彰明甚，或且反因日數減少而收入增加，亦未可知也，逸園不在公共租界範圍以內，顧以與申園有連帶關係，故雖未奉租界當局減少日數之諭令，而竟亦願自動減為每星期一日，此殆即因減少日數之有利無弊歟，茲即以經濟原則言，苟公司之營業漸衰者，則其股票亦必漸落，反之則必漲，乃今逸園自減為每星期一日之後，其股票固視前有高漲之勢焉，是則亦一旁證也、

□西湖夜景 西湖月夜景色本幽，今博覽會開幕後，更有不少電燈、點綴會場，而迎湖一面，有塔燈、白隄更有燈牌五方，入夜燈影搖映波心，妙趣無窮，茲攝成扇形寄實鑽報，不日滬上配者，應召赴會，當能親歷其境也、（舍予攝）

□編輯部啓事 湯白林鑒、來函未審命意，豈有冒充本報館記者，前來招搖撞騙者乎、本報編輯部，及特約撰稿人，皆東身自好之士，決無此種行為，恐係冒充，倘再前來，望扭送捕房可也、本館現正力事究查，並望將此人容貌，及被騙情形，詳細示知，以便啟究為幸、

□此稿被新聞檢查處刪去□

張惠長雖粵之原因

（如如）

□朱氏兄弟、合作書畫、久稱珠聯、茲屆夏日，仍援去年舊例，減潤扇面，視原例祇取半值，凡欲得兩君作品者，可向三馬路朵雲軒等牋扇莊、及本報館代求，潤單及樣張，函南京路直隸路保安堂索閱、

□本報介紹朱大可朱其石合作減潤書畫扇面（大可書見今日本報銅鑼其石書下期刊登）

夏商周的漢玉

（普賢）

□宋版的康熙字典□近有上商三友瓜子公司、登報出讓夏商周漢玉、廣告中頗有歆動購者之語、如「古玉好處、人所共知、一、身體肥胖者、難免中暑風而殞命、二、高處墮落者、輕者傷、重則死、三、夏令最宜、械氣當道、難免受疫、佩古玉均可避免危險、且有仗（原文）病四年之功、能廉價出讓與世人共好之」文辭雖似通非通、而彌且引人之魔力、夫古時佩玉、固有許多講究、此玉商至少可與提倡國學國術及投壺等等者、並為復古運動之中堅者矣、至玉之有如許功用、則不特張丹斧袁寒雲朱鶴士黃葉翁輩、皆將為之却走、即一切救命圈人丹十滴水再造丸等、亦皆摧枯拉朽、可以一舉而摧陷廓清矣、而腦滿腸肥之大腹賈、精神抖擻之航空家、以及疲癘流行時之一般民衆、其有不奉為起死回生之至寶者乎、是無怪報館廣告分類者、以之與藥房醫生並列也、雖然、孔子不云乎、「有美玉於斯、待善價而沽諸」三友公司何以有如許美玉、而不欲待善價、竟肯廉價出讓也、古人又云、「楚人無罪、懷璧奏罪、」三友公司有如許美玉、今世雖不致如卞和刖足、然即殺翁攤綁票之頑意、尚須留意也、吾友天翁、頗因其所標夏商周漢玉、以三代相標榜、為最足齒冷、或曰、非也、夏商周漢玉者、夏商周三字應為一讀、蓋漢玉固普通之名辭、而三代則喻其古也、否則斯相以雕刻著稱于古之奉、應著於漢以前、夏商周以後、而豈無玉乎、是則與「宋版康熙字典」、同為不世之寶已、

火燒鐵房子之韓士良

（虎伯）

蘇滬說書一業、向分評話與彈詞二支、俗所謂大書小書是也、大抵描寫兒女柔情者為小書、即彈詞、描寫英雄俠骨者為大書、即評話、而其派別則分蘇之光裕、與滬之潤餘兩派、以歷史言、光裕先於潤餘、而以人材論、光裕亦多于潤餘、蓋蘇州本為說書之發源地也、光裕社中、以彈詞得名者頗多、各有所長、而以評話得名者則甚尠、推考其故、則良以書之能動聽、其在說者之技能者半、而在原書之精彩亦半、彈詞既寫兒女情、自易細膩香豔、引人入勝、而評話則寫英雄、非胸有邱壑、非但不能收啞嗚叱咤之精神、更易流於俗套窠臼、以故此類小說、悉皆一邱之貉、安見其能動聽耶、評話原書、自以水滸為第一、三國為第二、故說大書者、亦惟此二書有能人、而亦惟說水滸之王效松、能獨享盛名、高人一等、且執光裕社社長之席也、然自王君故後、遂失一水滸人材、論者惜之、今光裕社中說水滸者雖不乏人、但無一能步武昔賢也、有之、惟韓士良差及其六七、石路滙泉樓、為海上第一書場、能上滙泉者率有相當地位、蓋所謂響擋者也、韓君近在滙泉說水滸、聲譽頗著、座常客滿、已有效松之魔力、然而其名譽、則遠不若也、此蓋韓以限於天賦、雖工力甚深、然未能爐火純青也、善哉、韓士良之混名、曰火燒鐵房子、蓋能紅而永不能冒穿也、